

上海书店出版社·陶菊隐著

吴佩孚传



上海书店出版社◎陶菊隐著

吴佩孚传



FV24/4-7

吴 佩 孚 传

陶菊隐 著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	程钢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 424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印 数	0001-5000
出版日期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22-353-3 / K · 42

定 价	9.50 元
-----	--------

出版说明

浪淘殆尽的旧中国风云人物中，吴佩孚以其独具个性的政治表演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长期成为史学界的近现代人物研究热门课题。在相应问世的众多传述中，陶菊隐先生（1898—1989）的《吴佩孚将军传》，特以资料宏富、贴近时代和笔意活泼等特色，受到各方好评。囿于写作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认识失偏或表述失当之处，在所难免，作者生前对此亦多次论及。为繁荣史学研究、嘉惠文史读者，本社征得作者家属同意，将该著改名为《吴佩孚传》予以重版，其缺陷处，读者自能加以鉴别。



0.	自序	1
1.	逃出故乡	4
2.	从戎	8
3.	当了管带.....	12
4.	风流只此一次.....	14
5.	首次入湘止于岳州.....	17
6.	二次入湘止于衡州.....	20
7.	国民自救运动.....	23
8.	电战.....	25
9.	撤防与驱张.....	30
10.	直皖之役.....	37
11.	第一知己.....	43
12.	天津会议.....	48
13.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	51
14.	讨“财神”檄.....	59

15.	一段笑话·····	64
16.	第一次直奉之役·····	68
17.	迎黎·····	75
18.	洛阳花絮·····	83
19.	贿选后·····	87
20.	第二次直奉之役·····	92
21.	浮海而南·····	98
22.	风萧萧兮汉水寒·····	101
23.	赤壁之游·····	108
24.	四次入湘敌乎友乎·····	111
25.	查家墩司令部·····	115
26.	心理的分析·····	120
27.	一着之差·····	126
28.	一律缴械·····	132
29.	南北两面作战·····	136
30.	儿女英雄·····	140
31.	南口之役·····	145
32.	血染汀泗桥·····	147
33.	割肉将军·····	152
34.	吴孙之间·····	155
35.	吴张之间·····	160
36.	走南阳·····	166
37.	另一知己·····	170
38.	入川·····	175
39.	参谋长的来历·····	179
40.	北上·····	185



自序

我自十五岁在长沙明德中学的时代，即与新闻界结不解之缘。民国七八年间，一方在本省办报，因地方报纸顾忌太多，不能畅所欲言，所以又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报》用各种化名写长篇通信。后来越写越勤，有联络的报馆越多，到民国十七八年间尚在天津《大公报》一度作驻汉“客串记者”。

民国七年张敬尧入长沙，湘人陷于水火。吴是攻湘先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开始异常恶劣，视之为北洋军阀之爪牙。九年吴师撤防北上，湘军乘势驱张，我的感想为之一变：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的长沙暗中替吴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此后吴的行动

与我所预期的渐渐不合，我的同情心因之递减，然而他兼有“不要钱、不怕死”之两长，再加上“不卖国”的主张，所以我在失望中对之尚未绝望，以为他是革命军人，其错误只是一时的错误，终有返本还原之望。在这一时期之中，我暗中替他惋惜，他的错误像是我自己的错误，他的失败像是我自己的失败。

吴的一生与湖南结不解之缘：始而在衡阳发迹，继而在岳阳避难，他的事业湘人所知最多，我所写亦最多，所写与吴有关的各种通信稿前后无虑数十万字，有一时期几至一手包办；即其练兵洛阳之时亦常从北方归客口中得着他的详细消息。我与之无一面之缘，虽然寄迹岳阳时有友人约我同往访问，我听得他的脾气很古怪，对客人高谈阔论时颇像“训词”口吻，认为无前往“聆训”之必要。

二十一年吴由川北上后，他的消息在报上几于“鱼沉雁渺”，而我从北方归客口中所得愈多，甚至他每天喝几盅老酒，发些什么怪议论都有人传到我的耳里。这时华北谣言甚炽，我不禁怦怦然，惴惴然，替他捏着一把冷汗；对于一个一面不相识的失败军人，与本身痛痒不关，而关心如此之切，这种莫明其妙的心理，我只能以“莫知其然而然”一语来作自己的解答。

二十八年吴的噩耗传来，我的心灵上像遇了一次莫大的打击，戚戚然，惘惘然，若闻亲戚故旧之丧，为之不怡者累日。回头一想，又不禁为之释然：他过去是个不畏难、不畏死的军人，因在北洋系传统观念之下，因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对现代政治理解不足，对人生体验亦有不足，不知不觉地走到“一意孤行”的路线上，然而他的心地是光明的，志行是皎洁的，他果然返本还原而不负国人之所期了！他始终不“下野”，一般攀龙附凤之徒还望他“东山再起”，而在明眼人看起来，他的时代性相去日远，那里还有化腐朽为神奇之一日？然而他毕竟再起

了，他的死较之政治地位之成功其得失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他死后我想为之写一长传，以疏懒已久，迟至一年后才下了握管的决心。可是疏懒者终于疏懒，报上登出一段，我就写一段，而《新闻报》“地盘”之艰贵谅为阅者所知，登一天停两天，阅者来函质询，苦难一一作答。我凭着有限的记忆力，断而复续地写，其中材料之大部分为报纸所未载。当初原无印行单册之意，在友人与阅者交相鼓励之下，才决定将原稿大加整理，把年月日及若干与政治有关的电文大意补进去，包括民七至民十六的北方军阀政治斗争史，这是本书问世的一个动机。

我决定穷半月之力完成这工作，下午至少翻阅半年以上的旧报，上午把翻来的材料一口气写完，平均每日写四五千字，写倒不觉吃力，而翻报工作每日伛背俯身达七八小时之久，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自叹为三十年报人生活中最忙之一次，较之吴在四照堂点将五官并用时有过无不及。谚云“浪子回头金不换”，一个懒人一旦发奋做起吃重工作来比终日孜孜不懈者亦往往有过而无不及。在这一时期中，脑子里昏昏然，茫茫然，吃饭时脑子里是《吴传》，睡觉时脑子里是《吴传》，与人谈话时颠三倒四不知所云，这与吴困于天津车站时或正相同。

本书采取客观态度——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对吴的一切错误丝毫不加掩饰。其中有数段情节诡奇的描写，要皆“传之以真”，我所写是绝对有所本的《吴传》，不是面壁虚构的小说。不过吴到北平后还有不少可泣可歌的史料，因时间仓卒，未克一一写入，将来或有搜集补充之必要。感谢阅者和友人的鼓励，尤其是二十五年前在湘一度共同办报的新城先生的赞助，使我完成了这部带有历史性的写作，了却一桩心愿。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菊隐。



逃出故乡

提 笔写《吴佩孚将军传》，假使用如下之笔调：“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也。少孤，太夫人课之严，以是养成其刚毅不屈之个性。妻李氏事姑至孝，有“玉美人”之目。弟文孚初亦习儒，后碌碌以没。将军无子，以弟之子道时为嗣。”这未免太老调而乏味了。

要写吴将军历史须从投笔从戎时说起；在这阶段之前，将军虽应登州府试，得中第二十七名秀才，实与市井常儿无异，无着力描写之必要。将军从戎的动机非由于所谓“少年怀抱大志”，他是穷秀才，大烟抽上了瘾，因大烟闯了一场大祸，因而逃出故乡来，因而以吃粮当兵为其避祸安身之计。假使不抽大烟，也许他后来不会造成其“虎踞洛阳”的地位，也许

郁郁居故乡以死，与春花同落，秋草同腐。

登州著名“八大家”即孟子所谓“巨室”，现代所称为“土豪劣绅”之类。其中最有力的一家叫翁钦生，以经商起家，其分店远及东三省一带。朝内有人做官，他本人与地方官府亦通声气，府城里视为一个了不得的人物。那时烟馆林立，其中有“雅座”与“普通座”之分：雅座是单房，炕上铺着大红毯，是留给特权阶级客人享受的。那时不论富翁或穷汉都不喜在自己家里开灯，往往呼朋引类到烟馆里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认为不如此不算过瘾，颇像近年来北平及广州人坐茶馆的风气。吴秀才属于穷汉一类，只能在“不雅之座”行走，不敢与八大家并肩而坐。

一天，吴的烟瘾发作，一足跨到烟馆来，因“不雅之座”客满，乃与店伙商量，想在雅座内借抽几口，抽完后马上就走。店伙泛着一双白眼说，“雅座有是有一间，翁爷独个儿躺着打瞌睡，可是咱们不敢让你拼进。”吴连声说，“翁爷是熟人，我过过瘾马上就走，让我自己和他商量。”

吴挂着一副笑脸走进了那间雅座。翁只微睨了一眼，懒懒说道，“老二干吗？”吴委婉地说明来意，翁“呸”了一声，把脚伸直用力一踢道，“滚！”

吴一言不发，低着头走了出来，店伙们报以轻蔑眼光。

除“八大家”之外，登州府著名人物还有所谓“九虎”是指一群兴风作浪的讼棍，大概都是些穷而无赖的不第秀才，官府视为败类，“八大家”对之亦有三分畏惧，正合着“阔老怕光棍”的一句老话。一天，这个“不第秀才集团”来了个请求入盟的正式秀才，大家认得是吴老二，问他“干吗要加入？”吴重重地吁了一口气，把烟馆受辱的事述了一遍，请大家想主意代打不平。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岂有袖手之理？他们都

拍着胸脯说道，“好吧，咱们等着机会，让那个狗杂种知道利害！”

事有凑巧，翁老太太做寿开堂会，满城官员无不登门拜贺。吃完了寿筵，男女宾分坐两壁听戏，正听得津津有味之际，十虎假“拜寿”为名闯入临时剧场，演了一幕“大闹天宫”的怪剧：向女宾做尽种种丑态，吓得她们没命乱窜。气得翁圆睁怪眼大呼道，“来呀，快把这般痞棍绑到知府衙门去！”

秀才造反不过那么一回事，怎当得如狼似虎的豪奴，十虎俄然变成了十只老鼠——抱头鼠窜而出。吴老二溜得快，却做了漏网之鱼，同伙中有几个做了瓮中之鳖。翁打听得祸首是吴嘱托府尊指名拿办，吴在故乡不能安身，仓皇逃往北京，茫茫然又像丧家之犬。吴在旅途中想着：“劣绅诚然可恨，大烟尤为败国亡身的媒介”，他从此恨劣绅，同时把大烟当做了终身之敌。

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是蓬莱人所开的，（该栈迄今仍在，已扩充为东西两栈，且附设两个京菜馆，更名曰隆庆轩。）那天来了个客人是茫茫无归的吴秀才，店主人孙老头知道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念在“老乡”份上，姑且让他住店，却不许白吃白喝。他拍着吴的肩头说，“伙计，你这个秀才名头有何用处？饥不足为食，寒不足为衣，得改行混口饭吃才对呀！”吴苦笑着说，“我什么不会，光会写春联、算命。”孙说，“写春联不济事，一年到头只有几天好写。还是算命的好。”

从此吴在崇文门外搭起课棚来以六爻卦糊口。饭虽有得吃，可是吃得并不饱，生意好时回栈吃干饭，生意不好时店主人只许吃稀饭。而且整天在旷地中喝着呼呼猎猎的北风，说着渺渺茫茫的鬼话。吴生平不嗜皮簧，不懂得谭腔汪调，可是他那时偶然也哼上“卖马”的一段。

一天，一位口操蓬莱音汉子踱到课棚边。吴拱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那人扑嗤一笑说，“老弟，连你堂哥哥都不认识了吗？”吴抬头一看，果然是多年未见的堂兄亮孚，脸上不觉害臊。亮孚说，“昨天我从这儿路过，远看像你，近看更像你，越看越像你，后来简直地认定是你。今天咱们喝几盅去。”

吴收起课棚，随着亮孚走到一家杏花村小馆喝了几杯黄汤汤，腰花、肚尖之类，填塞了多年不知肉味的枯肠，觉得头脑昏昏然，身子飘飘然，有一饭难忘之感。亮孚望着他的堂弟叹气说，“兄弟，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算命那有出息？老弟年纪说小不小了。依我看，万般皆下品，唯有从军高。你能听我的话，不是我说句奉承老弟的话，三年五载你不戴红顶子，前呼后拥，马蹄得得，就算我吴亮孚瞎了眼睛。”吴听了心里一动，但没说什么。渐渐地越谈越对劲，黄汤汤越喝越多。临别时亮孚从腰包里掏出几锭银子给吴说，“莫迟徊别了店主东，烧了课棚，快快投军去！”



从戎

北 洋第三师是吴的“黄金屋”，先得把该师根底叙述一下：话说庚子事变后，天津不许驻兵，清廷迫不得已，以“巡警营北段”维持天津秩序，系一种变相的军队。光绪三十年袁世凯改编“巡警营”为北洋第六镇，以冯国璋为统制（第六镇即第六师，统制即师长。）是年四月，第四第六两镇举行秋操后，第六镇改番号为第三镇，冯国璋外调，以段祺瑞接任统制。三十一年九月，该镇驻防娘子关时，第九标一个兵士打了洋教习一记耳光，全标鼓噪起来，洋教习吃了一场哑亏，控段治军不严，袁下令撤换，以段芝贵升任。三十二年芝贵因案免职，仍由段祺瑞回任。三十三年该镇调往关外驻防长春南岭黑嘴子，其时段又辞职，继之者为旗人凤山，不久由曹锟

升补。宣统二年仍在东三省担任剿匪。三年调回关内，仍驻娘子关监视北方革命行动。民国元年，第三镇改名第三师，曹锟仍任师长。

兵的种类很多：除步兵、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各部门之外，战斗兵是清水底子，下焉者有传令兵、勤务兵种种，勤务兵即军中听差之谓。吴以文弱书生受了堂兄的鼓励，于光绪二十四年往投武卫军前军统领聂公庭（字士成，驻天津）帐下，因体弱未入选，仅仅补了个供人驱使的戈什哈。庚子年武卫军全军溃散，吴流荡到保定，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回到天津投入巡警营仍供原职。

胶县人郭绪栋字梁丞，学书不成，学剑亦失败，遂往天津在巡警营当起“文案师爷”来。一天，郭命戈什哈赍送公文一件，那个戈什哈偶然翻开来一看，口中咕哝着说，“这个典故用错了。”

“你说什么？”郭夫子半生气半带疑地问道。

“我说师爷用典错误。”

“你说我错，在那儿？”

“就是这一句。”

郭自己检查了一下，还不明白错在那里，再把《词典》翻开一查，果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他暗暗惭愧，把那个戈什哈叫近前来一看，是个单怯怯的书生模样。郭问，“你念过书？”

“念过。”

“考过秀才？”

“中过。”

郭又叫了声“惭愧”。他不禁太息着说，“人说秀才遇着兵，我今天是在兵里头遇着秀才了。你是秀才，我还是不第秀才，好意思叫你做我的用人吗？”

乃命吴同桌吃饭，吴惶恐不敢。郭说，“那就是不够朋友，太看不起小可了。”吴见他一片赤忱，只好抱着“恭敬不如从命”的见解，不料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同桌都是些尉官阶级的军佐，羞与吴为伍。往日他们听得吹号吃饭时无不争先恐后，可是现在呢，千呼万呼，呼之不出。现代有“罢工罢市”，他们闹的是“罢食”，现代“罢工罢市”是抵制资本家，他们是抵制卑卑在下的戈什哈同桌吃饭。

善于叹气的郭不禁重叹一口气说，“他们不屑与你为友，其实呢，他们那里够得上？话得说回来，枳棘非栖凤之所，我得替你想出路。”

当兵非出路，当戈什哈更非出路，当军官学生才是猎取功名的唯一捷径。郭向他的上司段芝贵大大吹嘘了一番，保送吴入开平武备学校。吴又遇了难题：过去投军以体弱被黜，这次入学试验又以面窄腰细，望之不似武夫，几不得其门而入。——中国人的脸蛋儿有几种妙用：“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之流宜于博美人之青睐，方面大耳者宜于弋金紫而居权要，面黑身粗须髯如戟的彪形大汉则宜于建高牙而拥大纛。吴的翩翩风度是掷果偷香之一类，下操时德籍教授常以其姿式不合，罚令躺在地下，用枪压在他的身上以示警。

郭常常向人说，“子玉前程无量，咱们将来还得仰仗他。”他和吴磕头拜把子，给他零用钱，每逢星期日请在二太太（如夫人戈氏）家里大吃大喝一顿。戈氏笑着向吴说，“说句话你别恼，你大哥说你将来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儿们并无两样，走起路来扭扭捏捏，那里像个坐八抬大轿的样儿？”后来戈氏到洛阳又向她的手帕交说，“我想起从前的话，怪不好意思见他。”

吴以体力关系改入测量科。那时袁世凯与日本勾结，其日

籍顾问守田是日本驻华军事间谍领袖。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日俄之役，守田情报工作颇为得力。事前袁从军官学生中挑选一批干员分赴满洲一带刺探消息，其中最著者有吴与陈大有、陈中孚、崔子尉、崔子肃、宫天鹏等十人一组，中孚、子尉都说得一口好日本话。那时烟台大连间尚无火轮通行，他们乘着大帆船往来，打扮作买卖人模样。

一天，舟行于和风丽日下，大家在船舷上曝着阳光，闲谈消遣。当中一人说“今天好天气，求求风姨莫来。”吴冲口说，“什么风姨，她来了，我口她！”从前航海人迷信最深，好像全舟性命系于风伯海神之手，吴一时不检点触犯了风姨，不啻与全舟人为敌，崔子肃厉声斥之道，“冒失鬼，船出了事，看我有得揍你！”